

中国表演艺术家
传记丛书

陶玉玲 画传

冯国荣 ●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陶玉玲画传

冯国荣·著



TAO YULING HUAZHUAN • ZHONGGUO BIAOYANYISHUJIA ZHUANCONGSHU

TAO YULING

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陶玉玲画传 / 冯国荣 著. —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11.8

(中国表演艺术家传记丛书)

ISBN 978-7-01-010077-7

I. ①陶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陶玉玲—传记—画册 IV. ①K825.78 — 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42336 号

陶玉玲画传

TAO YULING HUAZHUAN

冯国荣 著

出版发行: 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 编: 100706

经 销: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网 址: <http://www.peoplepress.net>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40 千字

印 数: 0,001—3,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01-010077-7

定 价: 70.00 元

总 序

“文学即人学”。表演艺术亦是如此。

用图文并茂的画传形式将电影表演艺术家们“幕前”、“幕后”的故事汇编成系列丛书，无疑是把一笔巨大的财富奉献给读者，对中国电影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，这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事业。

第一批丛书（四本）可谓拉开了序幕，相信她会与中国电影一起代代传承下去。

感谢“天津科道基金”的无私支持；感谢冯国荣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；感谢人民出版社为丛书的问世提供了高品质的平台。
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

唐 刚 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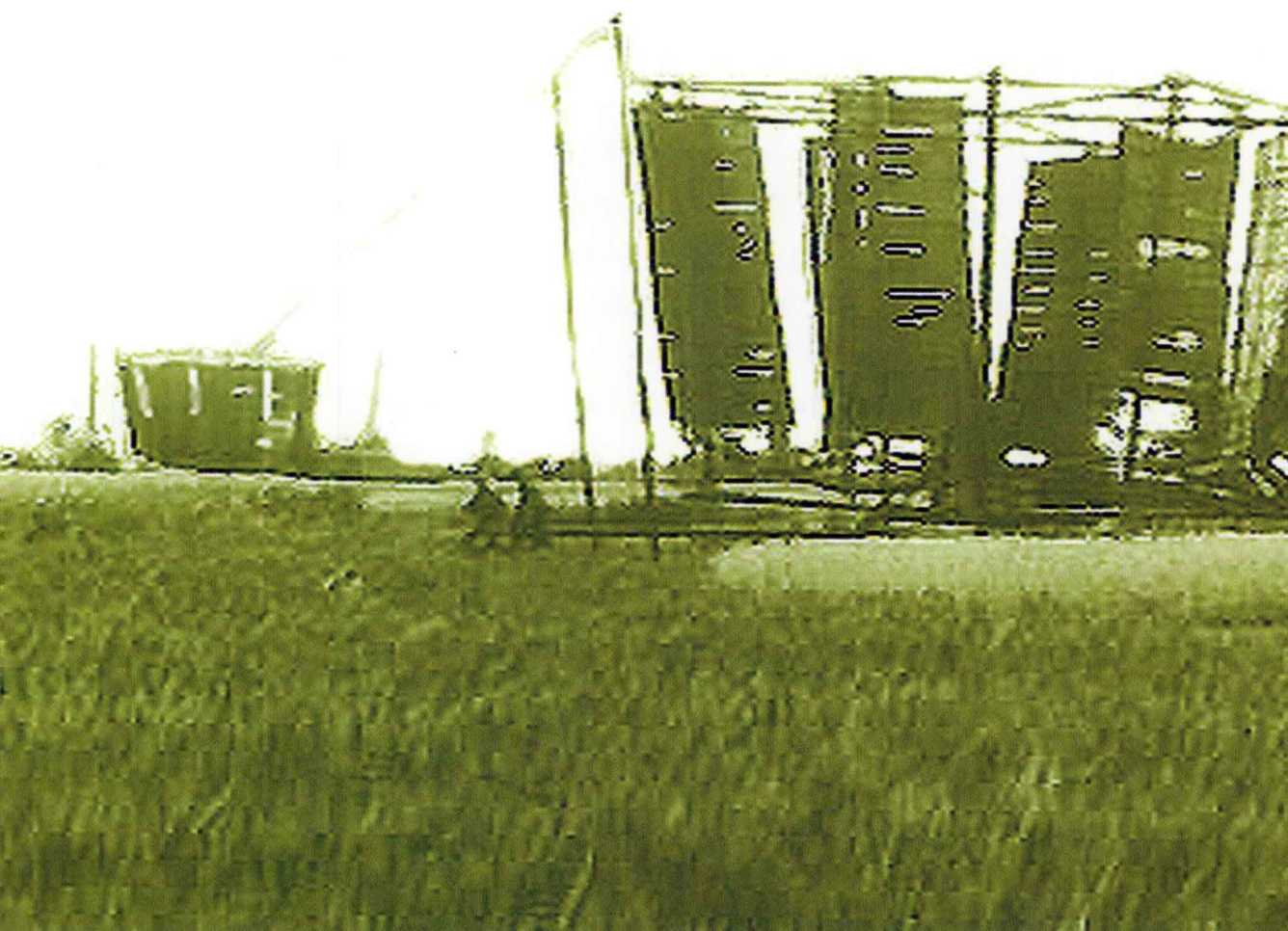
2011.6.11

CONTENTS

目 录

引言 中国电影表演艺术中的清纯的田园诗	/1
一 镇江的名门之后，上海的小家碧玉	/5
二 从华东军政大学到前线话剧团	/23
三 柳堡的故事——九九艳阳天	/43
四 把毛主席看哭了的双经典：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	/63
五 从“南通六年”到走进八一电影制片厂	/81
六 从《没有航标的河流》到《张培英》	/97
七 特殊的荣誉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	/107
八 生命之歌：抗癌 10 年拍摄影视片 13 部	/119
九 有口皆碑：师谊与友情	/129
十 爱情故事：令人叹息而又美丽动人	/155
十一 依然纯朴、平易、热情洋溢	/173
十二 解读陶玉玲：平淡本身就是绚烂	/199
附录 经历、作品及获奖情况	/213
后记	/217

引言 中国电影表演艺术中的 清纯的田园诗





九九那个艳阳天哪哎嗨哟，
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。
东风那个吹得那风车转呀，
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。

伴随着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插曲《九九艳阳天》的动人旋律，一个清纯、甜美的“二妹子”形象——陶玉玲，留在了亿万中国人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记忆里，成为中国电影艺术的别一样的DNA。

中国电影史上，有不少功力深厚的表演艺术家，有多姿多彩的表演艺术风格、样式。就女演员而言，有张瑞芳李双双式的泼辣奔放，白杨祥林嫂祝福式的哀怨沉重，田华白毛女式的悲愤刚强，谢芳林道静式的娟秀隽雅，王晓棠金环式的刚烈与银环式的文静……

然而陶玉玲，与她们都不一样，她以二妹子和春妮的清纯、甜美、天然、淳朴的形象，与《九九艳阳天》那样美妙动人的歌谣，与风车、小舟、蚕豆花儿、杨柳、芦苇的自然意象，组成一首电影艺术领域的田园诗，一种极其美好的境界，一种看似不经意实则是“天人合一”的别一样的艺术经典。即使在大上海的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下，她仍然是一首田园诗。

你不妨闭上眼睛轻轻地吟唱《九九艳阳天》，细细地体味这个“二妹子”，这个“春妮”。

一只小船撑过小桥、撑出柳阴，船头上站着羞涩的二妹子。

东风那个吹得那风车转呀，
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。

随着小船行走的，是一首长江三角洲水乡美丽的田园诗，是田园诗化了的带

着浓郁的泥土芳香的初开的情窦。

镜头切到风车，那是长江三角洲里下河地区特有的用于灌溉的风车，白色的风帆、褐色的戽斗。

风车呀风车那个依呀呀地转哪，
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？

这种歌要一个字一个字、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品味。“风车呀风车那个依呀呀地转哪”，这句词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是它唯美，亲切而又古朴，具象而又空灵。它与“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”比兴在一起，就成了有意味的形式。

二妹子站在河岸上目送恋人，恋恋不舍而又充满期盼。

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呀，
哪怕你十年八载呀不回还。

一种遥远等待中的一往情深，或者说是一往情深的不管多么遥远的等待……

陶玉玲最经典的是《柳堡的故事》中对镜理妆的甜美一笑，还有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中初到南京路时甜美一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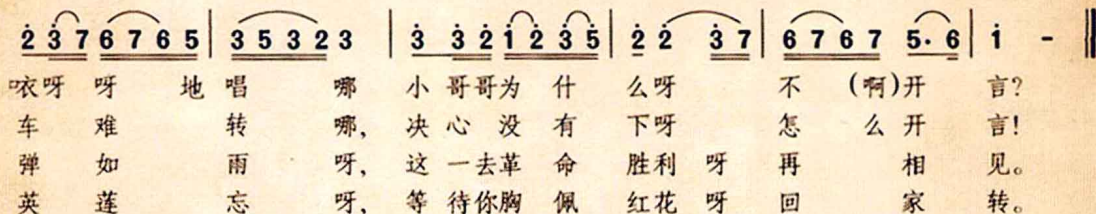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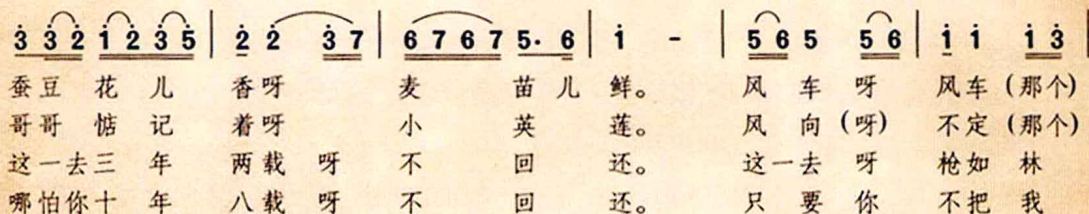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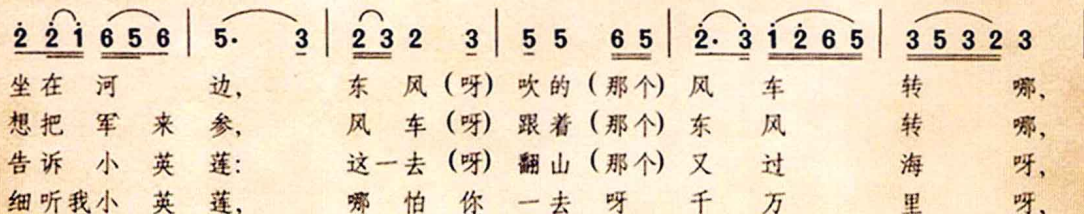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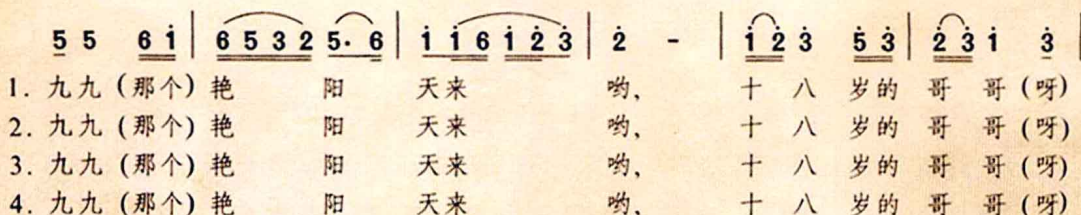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笑，留在亿万中国观众的记忆里，标志性地镌刻下陶玉玲的艺术个性，也笑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电影史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年轮。



九九艳阳天 —— 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插曲

1=C $\frac{2}{4}$

胡石言 黄宗江 词
高 如 星 曲



一 镇江的名门之后，
上海的小家碧玉



五柳堂全景



陶玉玲儿时家庭合影，右1为陶玉玲

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
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

金陵明灭小山秋，一宿行人自可愁。
潮落夜江斜月里，两三星火是瓜州。

这些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，加上中国最经典的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刘备招亲的甘露寺（原型），中国最美丽的神话剧白娘子水漫金山的金山寺（原型），都是出自同一个城市——江苏省镇江市。

1934年10月28日，当晨曦即将升起的时候，朦朦胧胧的鳞次栉比的粉墙黛瓦中间，传出了清脆的啼声——
在镇江演军巷陶家有十三进
的大宅院里，出生了日
后在中国家喻户晓、
给无数人带来陶
醉愉悦的电
影与话剧



四川平原菜花正黄

表演艺术家——陶玉玲。

日后，当我们去解读陶玉玲保持了 77 年的清纯、甜美、天然、淳朴，去诠释“性格决定命运”这句格言时，我们发现，陶玉玲的潜质、素养乃至成就、风格都早早积淀在她的教养、家庭构成之中。

从镇江到上海

一般人都以为陶玉玲出生于农村，从二妹子到春妮到《没有航标的河流上》的吴爱花，到 60 岁后演的许多农村老大娘都是农村妇女形象。但其实陶玉玲出身于名门望族，在中等城市镇江与大城市上海长大。除了下去接受锻炼、体验生活，没有在农村生活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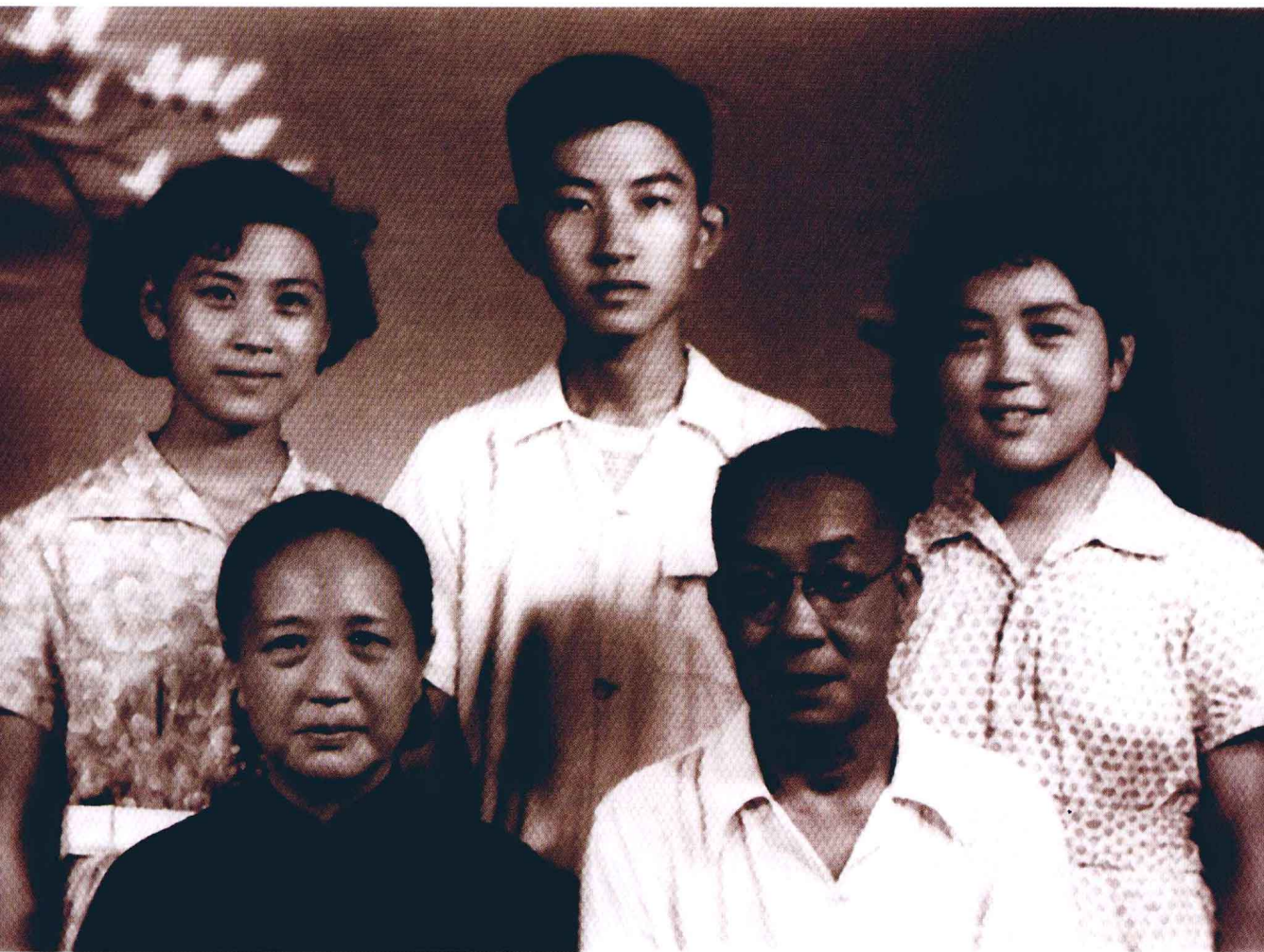
陶玉玲系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之后，至今在陶玉玲小时居住的镇江演军巷存有“五柳堂”，

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第一进楠厅用硕大楠木建



镇江金山宝塔



陶玉玲与父母弟妹

成，极为可贵。第三进为“游经楼”，取陶渊明诗“游好在六经”之意。陶渊明又称五柳先生，故堂名五柳堂，陶渊明后裔于明代由江西浔阳迁此。

陶玉玲出生的时候，陶家仍然兴旺。镇江市政府的介绍称，“凭手工劳动逐步发展成江绸业巨擎”。陶家属于镇江陶、毛、陈、蔡四大家族之一，开着一个声名远扬的绸缎庄“陶魁记”。拥有十三进之多的大宅院，六十多口家人住在一起。陶玉玲还记得祖母去世出殡的时候，场面非常大。大宅院的大门打开了，里里外外挂着白幡、白幛、挽联、挽花，给人阴森森的感觉，大队的和尚前来念经超度……



陶玉玲父母合影

陶玉玲 3 岁的时候，抗日战争爆发，由于日本飞机轰炸，一场大火烧掉了陶家大院大部分宅子。陶玉玲家被迫出外逃难，并在逃难的过程中丧失一姐一弟。

陶玉玲的父亲陶笠仙带着一家人与分得不多的财物，逃到上海投靠陶玉玲的外祖父。陶玉玲的外祖父时任上海招商局的总会计师，家道殷实。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拥有漂亮的住宅。

陶玉玲 3 岁到这里，一直待到 9 岁，在拉都路小学上学读到三年级。拉都路小学很漂亮，大部分同学是外国孩子。有几件事给陶玉玲印象很深。学费很贵，一学期要 60 块大洋。外国同学午饭蔬菜很多，胡萝卜丝一大盆。而陶玉玲姐妹



则是由家里送饭，用那种三个格子的铝饭盒，一般都是一种菜加上米饭。所有同学都穿校服，下身是工装裤，上身是白衬衣，夏天穿白球鞋，冬天穿黑球鞋。陶玉玲最盼望的是放学，放学的路上可以去法国面包房买一个小面包，还有一根赤豆冰棒，冰棒打开如果发现赤豆只有一粒，还可以换一根。

有人说，五六岁是对人的许多智慧有决定性的年龄，陶玉玲在大上海的一段见多识广的生活，潜移默化对她其实是起了作用的。不过她自己回忆起来，最难以忘怀的却是上海的市井风情，幼时的那些乐趣：

上海这地方好吃的东西真多。大饼、油条、菜饭一类几乎是天天吃的，大饼在一个吊炉里烤，吊炉像一个大罐子，中间是通红的煤火，周边贴大饼，烤出来非常好吃非常香。还有油煎臭豆腐干，用竹串串起来，一定要在马路上吃，到家里吃就没有了味。现在到上海我还喜欢在马路上吃。拍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时，在上海走在马路上要带口罩，因为有了《柳堡的故事》后出门经常被围观，只好戴口罩。但我仍然会找一个偏僻处买一串臭豆腐干在马路上吃，那才有味儿。

我们家附近就是一个菜场，上海这地方与全国其他地方都不同，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买菜。我家阿姨每天天不亮就去，有时好像只有三四点钟。还有刷马桶，也很早，用竹帚刷，很响，匡啷匡啷……刷完后斜靠在墙根晾。用马桶本来是因为家里没有有下水道的厕所，刷马桶是一件很脏的活儿，但现在回忆起来竟然有几分亲切。那就是生活，那个年代的生活。



20世纪30年代上海影像